

# 你知道4月30日是“国际不打小孩日”吗? 父母惩罚孩子 有比打骂更好的方式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戴凇

如果不是“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官微转发,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4月30日是“国际不打小孩日”。记者连日来走访了解到,不少家长都有过“打小孩”或者“童年被打”的经历,其实他们也迫切希望找到更好的教育方式。

## 讲述

最烦躁的是,有时根本控制不住

“感觉有时候不打不行,但打了又确实后悔。”罗敏是个“80后”,儿子今年9岁,平时有些调皮。去年,有一次儿子考试成绩不佳,本来罗敏就憋了一肚子火,结果没过两天又被班主任叫去学校。儿子回家后,就被他狠狠“打了一餐”。但儿子哭哭啼啼地解释后,罗敏听着好像又有些错怪了儿子,心中有些后悔,决定不再“动手”。结果最近儿子又在学校里犯了点事,罗敏还是“下手了”。他无奈地说:“‘上头’时根本控制不住情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家里备了一个小竹条,犯错的时候还是要打。”教育孩子,李剑(化名)也认为不能完全“放弃武力”。他表示,一般性的错误不会打人,但是出现原则性、有危险性的事,就应该打。比如有一次,3岁的儿子拿着玩具往插座里插,把他吓了一跳,一开始只是口头教育了一下,但后来,他发现儿子又有类似的行为。为了让儿子“记事”,他用竹条狠狠抽了儿子的手掌。此后,儿子再也不敢做这样的事了。

最难忘的是,“打你是为了你好”

“小时候嘴馋,把果篮里的苹果挨个咬了一口,结果被爸爸打了一顿。”李先生说,虽然现在自己已经快40岁了,但还是无法忘记30年前的那次挨打经历。他回忆,当时这篮苹果是为了招待客人的,结果客人来了以后,爸爸却发现所有的苹果都被咬了一口。结果当着客人的面,自己就被爸爸狠狠打了一顿,并且被关进了房里。李先生坦言,虽然谈不上记恨父亲,但是他在儿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父亲有抵触情绪,不愿意再与他沟通交流。就连每次再见到那位客人,也是躲得远远的,因为觉得“很没有面子”。

“爸妈那时总是说,‘打你是为了你好,是让你记住错了’,我也习惯了这样的教育方式。但后果是,现在做什么事都缺乏自信。”小王今年26岁,他认为,自己现在内向的性格,和当年经常被爸妈打骂有很大的关系。他说,自己在农村长大,爸爸忙了一天回家后总喜欢喝点酒,有时借着酒劲就动手打人。东西弄丢了、作业没写好、摔坏了家里的东西,都可以成为被打的理由。于是,自己总是缺乏信心,有什么事也不愿意和家人说。

最危险的是,孩子可能产生阴影

市教科院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员文利辉表示,和同事们走访中遇到过一些因为暴力教育,而造成青少年不健康成长的例子。比如有一名父亲常年在外地打工,平常对孩子疏于管教和沟通,又有些重男轻女的思想,动不动就打人。有一次回家,父亲发现女儿在玩手机,就“暴打”了女儿一顿。文利辉在和女孩交流时发现,女孩手腕上有多处明显的自残痕迹。通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辅导,女孩的心理状态才有所好转,如今已顺利升学。

心理咨询师罗毅说,多年前,一名父亲打骂10岁女儿的视频在网上流传。事后,民警专门进行了调查,并对这名父亲进行了批评教育。但这依然会让女孩的心中产生阴影,可能影响到孩子的成长。

建议 多点宽容与耐心,多些赞扬与引导

文利辉说,从走访情况来看,城市里的青年家长更能管住自己的情绪和手,因为相对来说,他们会接触和主动学习更先进的教育方式和理念。

“打人是破坏亲子关系的行为,在心理学中,‘关系’大于‘教育’,也很大程度上决定‘教育’能不能起效。”文利辉表示,孩子的青春期是建立“自我认同”的重要阶段。如果家长动不动就打人,一方面孩子会觉得没有面子,更重要的是,会失去

律师 父母打孩子不合法

本报法律顾问聂炜律师表示,根据《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相关规定,未成年人作为民事主体亦享有人格权,其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人格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权利。棍棒教育给小孩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侵犯小孩的人格权。

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七条也明确规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虐待未成年人或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

比如有的家长长期打骂孩子,摧残、折磨孩子的身体与精神,这就

属于虐待行为,如果情节恶劣,依法应当以虐待罪定罪处罚。

还有的家长虽然达不到虐待孩子的标准,但如果偶尔一次殴打孩子致孩子受伤,达到轻伤及以上程度,也将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 网友声音

@竹茗:我有两个孩子,他们偶尔也会调皮犯错,但别总觉得“他们太小,听不懂”,其实只要和他们讲清道理,孩子一样会冷静下来,并反思错误。“棍棒出孝子”已过时了,现代教育还是应该更讲究科学性。

@上善如水:教育孩子的方式有很多种,每个孩子的个性也不相同,家长可以多看一些家庭教育类的书籍,找到最适合的教育方式。

@fox:我小时候就被爸妈用竹条打过,确实改掉了自己的一些坏习惯。个人认为,适当的惩戒和挫败教育还是很有必要。要让孩子有敬畏感,以后走上社会才不至于太过于“脆弱”。

插画:胡兴鑫



微小说  
欢迎投稿

微信:18216409791  
邮箱:zzwb\_wx@sina.com

# 父亲的眼睛

□ 乔休

(作者简介:乔休,温州日报主任编辑,作品刊于《文学青年》《读者原创版》《散文选刊》《海外文摘》《文学》《西部散文选刊》(原创版)《速读》等,获首届红烛颂全国散文征文一等奖、第二届罗峰奖全国非虚构散文大赛三等奖、2020“趣微口袋杯”全国小说征文大赛佳作奖等。北京微型小说研究会会员,温州市作协会员。)

妈去世得早,爸独自拉扯儿子长大。爸理解他,体谅他。前年他谢绝院长导师挽留,出来创业,想大展身手。到家门口,他拼命往七楼爬。家里一片寂静,妻子在哭。爸双目紧闭,气若游丝,眼不行了。他又挽救很久,已经无力回天。爸越来越平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记下时间,他跪在爸床前,安静地守了很长时间。

他凝视爸爸半晌,用被子遮上他的脸,抬头看妻子:“把爸的证书找出来吧。”

妻子翻出证书合同递给他。纸张已泛黄,二十年前,他学眼科时爸签的。咚咚咚,他给爸磕了三个响头:“爸,谢谢您。”

他对妻子说:“你整理一下,我把爸背下去。”

“腰受得了?”

“没事,我有数。”

夫妇俩把爸扶起来,俯靠在他背上。妻子不放心,用被单裹好老人,和周围一起挪到门口,让他背出家门。周围每拐一个弯,就告诉爸一声:“拐弯了,爸,您注意脚下。”

一步一步,他终于稳稳地,把爸背到一楼,背到巷口,夫妇俩吃力地扶进车子放好:“爸,上车了,您小心

跟上去。”

车子开进医院,妻子帮着,把爸送进手术室,又把证书合同,交给值班人员,让他们登上系统,办好报备手续。

在场人员默默随着他,来到手术室台前,向老人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凝视老爸许久,俯首亲在爸额头,含泪道:“爸,您安息,您的遗愿我来实现。您的眼角膜,能帮六个人重见光明。”

助手说:“院长,我来?”

他摇头:“我来。这是我的一点念想。”

## 收徒

□ 寇建斌

汪大夫行医数十载,医人无数,素有美誉。可惜,已入垂暮之年,把脉手抖,扎旱针把不准穴位,拔火罐老掉下来,连走路也颤颤巍巍。家无积蓄,有一傻儿,不识文墨,不通事理,终日串街傻笑。村里人很忧心,医术传谁?傻儿怎养?

先有族人牵了在县城上学的儿子来,汪大夫看了,说:“这不是家雀儿,早晚要飞,留不住。”

又有富户拽住儿子的头要拜,说学成了,我让他去城里开医院,把你老供起来。汪大夫说:“这行不适合你家,我也享不了那福。”

村东头寡妇带了闺女来,说给

你当徒弟,也当儿媳。汪大夫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寡妇急了,“国女的命都是你给的,有啥使不得?”好说歹说不成。

另有几家送了孩子来,汪大夫都找理由推了。

村里人着急,说汪大夫成心不收徒哩。

汪大夫倒坦然,依旧若无其事撑着闷头诊病。

这天清早,汪大夫交给傻儿一张纸条。没一会儿工夫,瘸子玉振鸭子划水一样进了屋。

这个瘦弱的年轻人得过小儿麻癖,腿不灵便,村里人都叫他瘸子,

汪大夫不叫,喊名,“玉振,书看完了吧?”

玉振从容道:“看完了。”

汪大夫提问,玉振应答如流。汪大夫就让他坐在身旁,指点他把脉、开方、抓药。玉振谨遵教诲,日有精进,神态做派越来越像汪大夫。

汪大夫笑眯眯地看着,忽然有一天眼睛闭上,再没睁开。

傻儿整天满村串着找汪大夫,到饭点了,玉振拦他回家。傻儿不肯回,一膀子撞开玉振,还满村串。村里人见了,就说“汪大夫在俺家哩!”傻儿便乐颠颠跟去这家吃饭。

## 刁子鱼

□ 王宏伟

爷儿孙三条光棍,每天驾着渔船,出没在烟波浩渺的查乐湖,傍晚回到岸边,刁子鱼满满一船。

夕阳下,村头三间茅屋升起淡淡炊烟,幽幽香饽饽村里人直咽口水,但无人知晓这刁子鱼从何方捕来,爷仁像扎紧的皮篱笆墙,风丝不透。

吃剩的晒鱼干,拿到集市上换些柴米油盐。

修补渔网时,爷仁常在湖边树丛的吊网上晒太阳,孙子庄庄总爱眯着一个方向,小米常常从这里经过。

小米十七八岁,一头乌黑油亮的长发,两颗黑葡萄般的眼睛,永远晒不黑的白净皮肤。庄庄看她时,眼直勾勾的像得了痔疮,小米不说话,低着头慢慢走过,留下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

爷爷吸了口烟,喷出长长的烟圈,对儿子说,该给庄庄说媳妇了。咱爷俩光棍,不能让孙子再光棍。

小米再次经过的时候,庄庄忍不住叫了声:小米……

小米蓦然停住脚,回头,眼神定定地看着庄庄。

庄庄说,来吃鱼吧,爷爷捕的鱼可好吃了。

小米一喜,朝着庄庄走了过去。

庄庄跑进茅屋,端来烤好的刁子鱼,小米的眼看直了:这么多刁子鱼呀。

大金牙来找过庄庄爷爷,说:老哥,刁子鱼市场上销得不错,咱们成立一个刁子鱼销售公司吧,捕鱼冷藏包装销售一条龙,利润咱们对半分,如何?你负责捕鱼,剩下的事交给我办。

庄庄爷爷说,我老了捕不了了,想办你自己去办吧。

这天小米送给庄庄一块手表,说,我不能光吃不答谢,咱,打鱼指望看太阳确定时间不准,还是表准。

表很漂亮,闪着金灿灿的光,庄庄欢喜,每天出海都戴着。

这天正抡网,一艘快艇飞驰而来,驾驶快艇的是小米,坐在小米身边的,居然是大金牙。

老家伙,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说我也知道哪里有刁子鱼了。大金牙边说边一脸坏笑。

风很静,湖面上没有一点涟漪,庄庄爷爷没有说话,脸像是铁打铜铸的。

又过了几天,小米来找庄庄:那表是我爸爸给我的,我也不知道那表还能定位,庄庄,我爸爸在你爷爷打鱼的地方怎么捕不到刁子鱼?小米一脸懵圈地看着庄庄。

庄庄把表轻轻摘下,擦了擦递给小米:爷爷自己配的鱼饵,配方我也不知道。